去年將先父張懷讓先生所著之「戰車排連桂南抗日戰爭的寫實」一文寄與裝甲兵季刊社承蒙發表,今將新近發現之文章「戰車加強排衡陽抗日戰爭的寫實」再次呈獻與季刊社,敬請各位先進以爲參考借鑒,則父願足矣。現今將此兩編文章合印成冊,屆時將寄送至 貴單位以爲館藏,不勝感謝。

裝甲兵子弟 張安達

## 二、戰車加強排衡陽抗日戰爭的寫實 張懷讓

民國卅一年三月,軍長<u>杜</u>聿明將軍,奉命爲遠征軍副司令長官,兼代司令長官的職務(長官爲<u>衛立煌</u>上將未到職,至四月三日,改派<u>羅卓英</u>上將爲司令長官,<u>杜</u>將軍代長官的職務消失。)統率第五軍和第六軍(軍長<u>甘麗初</u>將軍),先行進入<u>緬甸</u>,協助 英軍作戰,以殲滅<u>日</u>寇,確保我西南國際路線暢通爲目的。

位於廣西省興安縣和全縣的裝甲兵團,每輛小戰車,由一部汽車裝運,跟隨軍長, 先行進入緬甸。大戰車則在團工廠分解拆開,分裝三輛汽車,運到昆明附近集結(一 部份運至緬甸腊戌)。由於運輸工具的不足,所需時間甚長,大戰車不能適時的完全加 入遠征軍行列!爲了戰況的急需,我營的小戰車編爲一個連(我的同學馮琛亦在其 中),由第六連連長魏成祿(原爲第七連連附)率領,先入緬甸作戰。我第七連大戰車, 紛紛由界首裝運中。筆者先率汽車三輛(裝載我的一部戰車),行至昆明。第二日晨, 再奉緊急命令,返回界首。途經池地,又奉命在原地待命?這時長沙第三次會戰,恰 好勝利,時在卅一年一月十五日。筆者和弟兄們,在河池過了一個歡樂的農曆新年。 三月中旬始奉命返回界首。其後第七連奉命將番號改爲第六連(連長周啓華少校)。卅 三年五月一日,再奉命改編爲陸軍第四十八師一四二團(團長馬徹少將)三營十連(連 長劉振明少校)。筆者現在任第三排排長(我入伍時的母排。第一任排長爲伊肇毅先生, 第二任爲劉振明先生。兩位排長,學技超群,能力特強。凡事以身作則,身先士卒, 對部屬恩威並濟,嚴而不苛,給第七連樹立了優良的典範,都是我們偉大的啓蒙老師)。 全排學兵,都由我在長沙親自招考而來,苦口婆心的訓練而成,這就是第七連改爲第 十連的經過。我現在有縱橫戰場的能力,俱殲滅日寇的力量。一旦時機來臨,我必以 血洗血:要報我崑崙關負傷的血仇!冒險犯難:要洗雪第七連武陵墟失敗的遺恨!再 振我第七連的雄風!不將日本賊寇趕出國土,誓不生還!

<u>民國</u>卅三年五月廿六日,<u>日</u>寇分三路向我<u>長沙</u>進攻,我們正在摩拳擦掌,準備迎擊賊寇,惜戰況急轉直下!六月十九日,<u>長沙</u>失守!廿三日,鬼子已到達<u>衡陽</u>附近!? 筆者此時,奉命爲加強排排長,轄大戰車五輛。臨危受命,責任重大,任務艱巨,我 必披荆斬棘,出生入死,以達成攻克守固的任務!任勞任怨,有進無退,來完成我心中所負的使命!故而覺得萬分高興。七月中旬,自<u>界首</u>,上火車,經<u>全縣</u>,過<u>東安</u>,下火車,在<u>文明舖</u>一帶,進入陣地。我們在任何時間、任何情況、任何地點,都有一部戰車,不分畫夜的進入作戰狀態。其他的戰車戰鬪人員,以棚布當作帳棚,吃與住都在戰車旁邊,以便隨時上車殺敵,才可免重蹈武陵墟的覆轍!

孟子說:「天時不如地利,地利不如人和(指聖賢才智之和,而非平庸愚劣的和)。」「人和」爲戰勝敵人的最佳條件。我的七位排附,能力與學養均較我爲佳,多係在西安大皮院一同投考的夥伴,又爲我第三排者居多。如<u>咸陽侯趙國佑</u>中尉,同筆者皆爲第七班,李新民、楊志剛(西安市人)、葉興民三位中尉,都是第八班。何永昌(長安人,兼任筆者駕駛手)、曾啓坤(兼任徐鴻聲射擊手)兩位少尉,分別爲第二排五、六班。都曾在武陵墟蒙羞!徐鴻聲中尉,雖不是第七連的老兵,但卻是筆者在機械化學校的同班同學,個性與我相近,因此,本排的官兵,感情極佳,可謂情同手足。故而我們的想法相同,作法一致,凡是大家商議,決定了,必定貫徹始終,執行到底,絕無一人投機取巧,或拆爛污!年齡都在廿四歲左右,帶著十八九歲優秀的弟兄們,身體靈活,戰技嫻熟,勇於負責,赴湯蹈火,在所不辭,正如生龍活虎一般。有此優越的條件,<u>日本</u>賊寇,何愁不滅!<u>武陵墟</u>的遺恨,何愁不雪!我們都是一群忍辱負重的哀兵!(不是苦兵)哀兵必勝!哀兵必勝!

七月廿四日上午,哨兵<u>侯哲明</u>,帶來一位老者,年齡約在六十歲左右。老者對我說:「有三名<u>日本</u>兵,正在我家中殺我的小牛,槍放在我的院子裡,請官長派人,把他們抓來好不好?」我問老者:「是<u>日本</u>鬼子強迫你來的嗎?」老者說:「我不是<u>漢</u>奸,是我自己來的。」我除了戰車戰鬪人員以外,實在派不出人來。命哨兵帶著老者去找步兵連長,約半句鐘,步兵連長要我去共同審訊俘虜!三個<u>日本</u>鬼子穿著破衣爛鞋,見我到來,同時舉手敬禮!我在情感上,本想舉手打他們!但在理智上,卻萬萬不可!隨即拿起筆來,和三位鬼子筆談:「你們三人從哪裡來?來到這裡有何任務?」鬼子一人用筆答:「我們三人都是台灣人,從<u>雨母山</u>來。來到這裡,搜集情報!」我聽說台灣人,感覺特別親切,而我卻不懂台灣話,微笑著請他們坐下來談!但我不能離開陣地

太久,建議連長說:「速向後送,以便分離訊問,可以獲得急需的情報!」

七月廿四日,鬼子搜兵三名,被我軍俘虜以後,今(廿五)日破曉,敵人飛機一架,沿著兩山之間曲曲折折的低空飛來,速度和汽車差不多,高度不超過一百公尺,在我陣地上空,盤旋數週!依著我的意思,用五挺高射機槍,集火射擊,把鬼子打下來,以発明天再來。理由是制空權完全屬於我們,鬼子飛機不敢高飛,飛高了恐怕被我空軍發現,遭受擊落!更不敢在我陣地上空盤旋太久,七時卅分以前,必須逃脫,否則我空軍來臨,鬼子飛機必難逃一死!現在鬼子飛機的高度不超過一百公尺,正在我機槍與步槍有效射程以內,今天把鬼子打下來,明天鬼子飛機絕對不敢再來。因為飛高了會被我空軍擊落,飛低了又遭我地面火力打下!可惜我們的戰術思想多受且式教育的影響!因而命令我們,在敵機未發現我們時,絕不准射擊。鬼子也猜透我們的心理,大膽的低空飛行,偵察我軍的各種動向,只要不攻擊我們,我們絕不會主動射擊,此種被動的想法太危險了!何況飛機對於戰車沒有太大的威脅。在崑崙關作戰時,鬼子飛機,成群結隊的向我們的戰車追炸,但卻沒有一輛被鬼子炸毀或炸傷。今制空權屬於我們,爲何還要怕呢?我真不懂?此後鬼子飛機食髓知味,每天黎明必來,臨走時還要投彈一枚,然後歪來歪去的順著山谷逃跑,把我們的一切看得清清處處,而後再來攻打我們!

<u>衡陽</u>附近,除了山地以外,就是水田,戰車只能在馬路上行駛,成爲英雄無用武之地!通往<u>衡陽</u>必經之地—<u>五里牌</u>,卻被敵人攻佔!鬼子並在其西邊的山地上,彎曲的馬路處,佈置著戰車防禦砲五門,並以<u>雨母山</u>的旺盛砲火,掩護<u>五里牌</u>的堅強陣地!我軍欲解<u>衡陽</u>之圍,必先消滅<u>五里牌</u>的敵人。欲奪回<u>五里牌</u>,必先收復<u>雨母山</u>,否則<u>衡陽</u>仍爲一個死城!因爲<u>衡陽</u>城仍在<u>日</u>軍<u>雨母山</u>砲火的射程以內,故而<u>雨母山</u>爲敵我雙方必争的要地!

八月三日,本排奉命,以火力掩護暫編十九師(師長<u>蔣雄</u>將軍),攻擊<u>雨母山</u>的鬼子。拂曉前,英勇的將士們,都進入衝鋒位置,<u>雨母山</u>超過戰車有效射擊距離以外, 因而本排只能以熾盛的火力,壓制<u>五里牌</u>的日寇,以防其對我十九師的側擊。七時卅分鐘,我空軍飛臨<u>雨母山</u>上空,支援地面作戰,此時戰車與砲兵也開始射擊,但見<u>雨</u> 母山和五里牌的敵軍陣地,盡成一片火海! 廿分鐘後,我英勇的步兵健兒,殺聲震天, 奮勇衝鋒! 奈因鬼子憑其堅固的陣地,重重的鐵絲網,密密的機關槍,加著四十餘門 榴彈砲,編織成難以突破的火網!十一時許,我軍終於攻擊頓挫!整個十九師,連同 師長,撤退下來,不到五十人!足可證明:我軍將士的勇敢!爲國犧牲的壯烈!誠可 動天地而泣鬼神!

<u>雨母山</u>既然難以奪回,<u>衡陽</u>城內的守軍,已經彈盡糧絕!官兵傷亡慘重!實在無法堅守下去,真是危在旦夕!急需補給和注入生力軍。在無奈中,四十六軍(軍長<u>黎</u>行恕將軍)下令:於八月七日,直接攻奪<u>五里牌</u>,以營救城內陷於苦戰的第十軍(軍長<u>方先覺</u>將軍)。八月五日,我營(營長<u>蕭振聲</u>上校)決定,由筆者率加強排攻擊。當日步、戰、砲、協同作戰略爲:

- (1) 步兵在拂曉前,必先接近五里牌敵人的戰車防禦砲陣地,並進入衝鋒位置。
- (2) 戰車於拂曉前,在五里牌附近,進入攻擊準備位置。
- (3) 我空軍轟炸敵人五里牌陣地時,砲兵亦緊跟著射擊。
- (4) 同時戰車營的另外三部戰車,在<u>五里牌</u>附近,佔領陣地,以火力支援戰車加強 排的攻擊。
- (5) 飛機轟炸<u>五里牌</u>廿分鐘後,轉移目標,轟炸敵人的砲兵陣地。我砲兵則轉移火力,壓制雨母山的敵人。
- (6) 砲兵轉移火力後,步兵則發起衝鋒,先攻取敵人的戰車防禦砲。
- (7) 戰車聽到衝鋒號時(中間派三名號兵連接),速向<u>五里牌</u>的敵人猛攻,爾後進入 <u>衡陽</u>城,與第十軍連絡,待命行動(仍聽命於四十六軍)。

## 筆者六日擬訂本加強排的攻擊命令略爲:

- (一)本排以殲滅五里牌之敵,進出衡陽城爲目的,其攻擊方法爲:
  - (1) <u>李新民</u>中尉爲第一車,率先攻擊,到達敵人的戰車防禦砲陣地之前,不要轉彎,先消滅敵人保護戰車防禦砲的機槍陣地,以利步兵攻擊前進。其他四部戰車掩護<u>李</u>中尉的車攻擊前進。
  - (2) 徐鴻聲中尉爲第二車,待李新民車到達敵戰車防禦砲陣地前停車後,即超

- 越<u>李新民</u>車,與本人車同時向敵人戰車防禦砲猛打直衝。其他三部車以熾盛的火力掩護本人和徐中尉的戰車進攻。
- (3) <u>楊志剛</u>中尉爲第四車,<u>葉興民</u>中尉爲第五車,待本人和<u>徐</u>中尉車停止後(或者被敵人戰車防禦砲擊毀,但必定用其慣性,以車體擋住敵人戰車防禦砲的射向),第四車與第五車,必須全速超越本人和<u>徐</u>中尉車。<u>楊</u>中尉車,必須將砲口轉回來,把敵人的戰車防禦砲徹底殲滅。<u>葉</u>中尉車,則向五里牌之敵人,猛打直衝。其他三部車,則掩護四、五車攻擊前進。四、五車到達適當的地點則停止,以火力掩護一、二車攻擊前進。
- (4) 五部戰車,猶如車輪一般,旋轉攻擊,互相掩護。
- (5) 通過<u>五里牌</u>以後,即無敵人陣地,直向<u>衡陽</u>奔馳。第一車砲口指向前方, 第二車砲口指向左方,本人車砲口指向右方,第四車砲口指向右後方(<u>雨</u> 母山在右方),第五車砲口指向後方。
- (6) 攻擊前進時,車間的距離爲廿至六十公尺。
- (7) 各車要靠邊行駛,以免防止後車的超越。
- (8) 攻擊時,特別要注意我步兵的位置,以免誤傷!
- (9) 攻擊前進時,本人在第四車的先頭。
- (二)本人若陣亡,由<u>李新民</u>中尉代排長。<u>李新民</u>若陣亡,由<u>楊志剛</u>中尉代排長。楊 志剛若陣亡,由徐鴻聲中尉代排長。
- (三)每車只能前進,不准後退!不拜見第十軍,絕不退還!

八月六日夜,八點多鐘,我副師長<u>郭安宇</u>少將來臨。聽完營長簡報以後,改由第 九連(連長<u>楊玉書</u>少校原爲第七連排長)<u>曹</u>排長攻擊(轄 T26 大戰車三輛)。在<u>曹</u>排攻 擊前,本排先行佔領高地,配合飛機和砲兵,以火力掩護<u>曹</u>排攻擊,待<u>曹</u>排將<u>五里牌</u> 攻下之後,由本排接著追擊,同時向<u>衡陽</u>四週的敵人掃蕩,以徹底殲滅敵人,而確實 解除<u>衡陽</u>的圍困!其任務要較攻擊<u>五里牌</u>艱巨而重要!其後副師長給我一張地圖,指 示我掃蕩敵寇的方法!臨陣換將,一切皆變!是夜無法入睡!先行偵察掩護<u>曹</u>排的高 地,再行計劃如何達成追擊殲滅敵人的艱巨任務! 七日拂曉,本排進入射擊陣地,一切準備完善以後,在我空軍未來以前,召集戰車戰鬪人員,研商追擊掃蕩賊寇之法。適於此時,連長<u>包毓俠</u>來臨,指示我們說:「九連拂曉攻擊,曹排人傷車毀!現已敗退回來。。。。。。」<u>徐鴻聲</u>中尉著急的搶著說:「我們的飛機還沒有來!砲兵還沒有開始射擊!步兵還沒有吹衝鋒號!。。。。。。」 連長說:「不要說了!一切都太晚了!現在戰車已過不去了!步兵已不再攻擊!我們準備撤退吧!」<u>衡陽</u>就這樣的失陷了!偉大的<u>方先覺</u>軍長,苦守<u>衡陽</u>四十七天,最後城破被俘!真是太痛心了!壯烈的<u>衡陽</u>保衛戰,至此結束!(另詳見戰車排連暨加強排抗日戰爭的寫實:三、附記5)

